





顧文康公疏草卷之二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著

聖心疏

嘉靖十六年五月初六日臣偶聞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頭風大發及  
右脇結核牽扯前後心右臂半邊身痛醫  
藥罔效臣無任驚惕仰思

皇上下大孝愛



親憂疾之心當如何也臣靜言思之此只是痰  
氣症非頭風也右臂結核卽痰之所聚作  
痛之根本也臣少時因臣母舊患痰氣曾  
徧閱醫書云治痰先治氣又云痛則不通  
通則不痛又云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  
達又云痰作窠囊一邊行非白芥子不能  
開皆先哲格言也蓋氣乃人身之樞機氣  
機流通則痰涎不能爲害及氣滯痰結須  
用辛溫之藥以調達之此治法之不可易

者也後於京師遇一方外精醫之士論痰  
氣症治彼云只用三子養親湯時時啜之  
因試其方果有累效而於婦人患痰氣者  
尤得其力方用白芥子紫蘇子蘿蔔子淘  
洗極淨炒香擊碎看何症多以所主者爲  
君餘次之每劑不過三錢用生絹袋盛之  
煮作湯飲隨甘旨代茶水啜之大便素實  
者臨時加熟蜜少許冬寒加生薑三片此  
其處方之略也臣惟



聖母右脇結核作痛此氣滯痰聚經絡不通而痛也則當以白芥子爲君紫蘇子次之蘿蔔子又次之雨中風寒宜加生薑一片同煎此藥性味平和况皆蔬菜常用之物非草木金石偏異藥品可比似於

聖母玉體尤宜非惟目今可以愈疾每日亦可服用其脇下痰核亦宜用白芥子南星半夏爲細末薑汁調膏攤貼核處熱手熨之是雖臣愚陋樸忠偶有所見不能自己但

藥之對病與否難於遙斷如蒙

敕內閣輔臣并太醫院堂上官詳加擬議斟酌奏請

聖裁可用則用萬一於

聖母見疾得輕減一二以寬慰

皇上至懷臣愚不勝幸甚



聖德何似似川流不息  
奏請

內閣陳留代本選習習空...  
藥之性味與水相類付在清涼...

懇乞

天恩飭

典憲拯民命以振舉軍國大計疏

臣久荷

生成無由報答因念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錢  
糧淵藪供需甲於天下而里書豪強蠹弊  
皇土日甚糾結羣黨欺罔

朝廷靠損小民每歲上下通同侵分錢糧以  
千萬計目擊耳聞感激於中乃於嘉靖六



年九年二次

奏蒙

皇上閔下聽卑

俯賜采納節該戶部覆題欽奉

聖旨這奏內事情應行的着巡撫都御史斟酌處置着實舉行欽此欽遵戶部累咨巡撫衙門轉行所屬各府州縣經今一十餘年未聞有守令一人遵奉舉行查出虛捏冊荒田地一畝清出飛走欺隱稅糧一石者近

年止有蘇州府知府王儀不畏疆禦盡心竭力督率州縣正佐官員清查冊荒虛實并產去糧存各項積弊已有端緒閭閻田野聞之欣欣若更生其流散四方窮民亦有相率復業者矣柰何本府官戶大戶姦猾里書扶同作弊及計買民田不收原額稅糧者切慮一旦查理明白不利於已百般訛謗以撓其成遂使癯殘待盡之氓暫喜而仍憂逃亡歸業之戶既來而復去怨



苦愁嘆之聲徹於四野自此之後縱有賢能守令亦必畏讒言避勢要玩時愒日以圖苟免將使民農日困豺狼日肆誰復展布四體爲之毆除也哉臣反覆思惟痛心疾首不能自已乃復不避出位妄言之罪載瀆

天聽臣聞守令乃生民之父母士大夫乃鄉邦之領袖爲守令者食

君之祿居人之上自宜顧念職守承宣

德意爲百姓分憂却乃日務送迎奔走取辦簿書諛媚上官以求薦舉圖陞遷而已其於因吏弊民隱恬不經意明於此必暗於彼故雖抗違

聖旨負莫大之罪有不暇恤矣爲士大夫者掛名仕籍受

國恩寵尤宜表率齊民奉公守法輸賦稅以

給

公上却乃瘠人肥己效尤成風坐享田租之利



而使無田小民代其包賠稅糧及至官府  
清查黨惡怙非妄行沮撓蓋任私情而昧  
天理雖干犯名義觸忤鬼神貽殃禍於子  
孫而莫之顧矣是豈

國家作養人才之本心哉臣雖迂疎不才然  
前疏建白實爲七府小民救困扶顛以舉  
國家大計非臣一身一家之私圖也如蒙

俯納乞  
特勅戶部議擬

上請轉行撫按官督屬嚴限遵奉

前旨着實舉行其府州縣官仍前抗違怠玩并  
鄉官扶同阻撓者聽撫按官指名叅

奏拿問從重究治庶蠹弊清而民命甦軍國  
之需永永有賴矣臣愚無任爲千百萬生  
靈哀籲祈懇之至



靈東勝洲... 之需永示百神矣... 太令國... 撤官... 前會... 上書...

謝恩

恩疏

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二日該太師武定侯

郭勛宣示

聖諭及分到

欽賜香燭團大小一十五顆 謹稽首頓首拜

受訖莊誦

聖諭數四仰見

皇上聖慮謂明晨小暑念 衰孱微軀



特賜良藥俾服消暑氣是即古先聖王對時育

物推已及人之道也曷勝欽仰感戴臣聞

大學中庸平天下之道篤近以舉遠守約

而施博臣愚伏願

皇上端居九重隨時隨處體驗此心而推廣之

御殿閣披涼風則思閭閻茅茨之煩困

尚玉食順化晷則思耕夫饁婦之艱辛服藥

餌葆

天和則思普天率土疲癯殘疾匹夫匹婦皆吾

赤子務求所以甦息而安全之則於虞舜

鼓琴歌南薰垂衣正南面之治合千古而

一轍矣臣愚不勝大願之至



一 辨  
趙學海  
未子  
息  
公  
古

乞

恩辭免重任疏

嘉靖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准吏部咨該尚書許纘等於

平臺欽奉

勅掌詹事府事尚書顧鼎臣著兼文淵閣大學士散官尚書如故在內閣同輔臣時等辦事如

勅奉行欽此

臣

謹稽首頓首祇承



恩命舞蹈之餘拊躬循省無任惶汗臣竊惟柱

法官者必榷楠之大材致遠道者必驍駟

之逸足故士當特達之知負經濟之望非

有碩大之德通敏之才弘遠之識寬洪之

度鮮有能勝其任者伏念臣章句迂儒斗

筭小器雖樸誠蒙察於

宸衷而實行未諧於輿議仰荷

皇上仁覆曲成致位清峻方懼曠職報稱無由

今者復蒙

寵眷特置諸密勿之地畀以丞弼之任是豈臣

之薄劣所能勝也伏望

俯察愚情收回

成命容臣以舊職供事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諫止

南巡事宜疏

命對日前伏蒙

皇上以南行大事累

賜下議顧臣愚昧察理未精不能仰承

休德愴悔無地今日伏蒙

聖諭謂愚臣意有未盡可備言之竊念臣荷蒙

皇上覆載生成之恩每思捐軀折骨以為報稱

詎敢有所欲言而未盡者



皇上議勤

聖駕親奉

聖母梓宮南行此真

聖人之大孝是以臣助等恭承

聖諭乞

降傳帖追還

命使無復移易但數千里遠道

聖駕往復誠慮過勞今日又蒙

聖諭

郊社事重

元子未立臣等日者亦嘗煩瀆

天聽今又聞

宗皇妃將有就館之祥臣仰惟

皇上顧念諸事體關係非細則所以承

二聖如生至愛之重其為

孝德固有大于親行者矣伏望

勉抑至情

俯納輿議文重且奉



簡命勛戚文武重臣奉扈

聖母梓宮

合葬

顯陵則

皇上奉

宗社孝

二聖其道寧不兩盡乎

臣愚無任懇悃激切之

至

敬

欽奉

聖諭以重留守疏

臣昨一更盡時在於

端門門房該文書官岳欽齋捧

聖諭一封印記一顆連池匣鎖匙包裹一副到

臣謹頓首稽首拜受訖伏蒙

聖諭謂

聖駕躬詣

顯陵



特命臣同錚鎮守

北京佐

皇太子代理宜協心護守一應題

奏以關防用使或有密切要務可重封用此

印記進

奏庶別詐偽焉顧臣何人仰荷

皇上

寵眷畀以重託如此臣敢不夙夜匪懈與錚等

協心盡誠防守

京國保護

太子以期無負於

聖心之倚注也又蒙

諭朕此行多有云云此蓋淺夫薄士未知

皇上孝誠切至事非獲已乃倡爲此言妄阻成

事伏惟

天度包容何足與計也大率人之邪正言之誠

僞莫逃

聖明洞鑒之下矣



聖德既隆... 天與... 容...

皇上... 聖心...

太子... 京國...

欽命請... 宣諭疏...

題為遵奉... 欽命事伏蒙

皇上... 簡眷命

留守京師輔贊... 儲政於今月十四日早

皇上御... 宣諭疏...

宣諭疏... 宣諭疏...



奉天門降

勅臣已祇領欽遵外是日申刻復蒙

召至

平臺

面授

手勅親承

聖諭凡各衙門事務

命臣皆得預聞官員有不職廢事者重則奏

聞區處輕則具啓

東宮取

令旨薄示懲戒欽此欽遵臣愚恭荷

皇上重託敢不勉竭駑鈍以飭庶政但

九重密旨各衙門不得預聞恐礙行事乞

降綸音下該科發抄各衙門一體欽遵庶百官

悉知警戒而臣亦得行所無事矣謹具題

以

聞



關  
以

聖  
上  
今  
東  
宮  
頭

奏計處留守事宜疏

聖駕巡幸承天府伏蒙  
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六日

聖駕巡幸承天府伏蒙

聖眷畜臣居守

京師輔贊政機臣受

命以來早夜兢惕不遑寧處良由責任至重切

慮材力綿薄弗克負荷以傷

皇上知人之明私憂過計不容隱默所有合行

事宜開坐謹具



題以宜開坐蓋具

聞伏候

勅旨

計開

一

聖駕吉行之後

皇太子禮當十日一具本恭問

聖躬萬安實封馬上差人齎捧進

奏

皇太子  
不時候問

裕王

景王

公主起居康吉及

宮闈平安喜慶消息具本付公差人一

聞文華門外陳朝報

一

一

皇太子正位東宮舊例文武百官朔望朝參



合無令都察院鴻臚寺設糾儀御史序班司儀鳴贊至日百官恭請

文華門候朝臨時取

旨放免方是事體

皇城内工程未得停止臣叨預知建造之列

合無容臣五日一次看視催督

一

內閣于文武衙門舊不統攝今臣奉

欽命留守事體重大合請

特降明旨順天府宛大二縣巡五城御史五城

兵馬指揮

皇城各門守衛官軍巡捕叅將把總暫聽臣

約束庶有體統便於行事

一向來多有四方姦人妖術潛住京

師蠱惑愚民玩弄

國法無所不至近聞虜中奸細散入內地間

至京城聽探消息尤為可慮合無



容臣會同衛錚陳鏞張瓚計議嚴督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及行緝事官校密切查訪但有異服異言面生可疑並緣為姦之人即便擒拿送各該官司究問發遣如有重大事情奏

聞區處

問

安疏

同留守使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謹

奏為

問

安事恭惟

皇上巡幸南楚每日

車駕行止之地

三靈擁佑百神護呵



聖躬臻

萬安廸元吉不占可知臣愚尤望

皇上慎節

起居從容調適為

宗社神人倍萬謹重臣無任瞻望懇悃之至為

此謹具本慎差錦衣衛舍人韓效今齎

奏以

聞伏候

教旨

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同單使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

以後每十日具一問

安疏俱與此疏約略相同



欽奉

敕諭密疏

輔臣臣顧鼎臣謹

奏為

欽奉事恭遇

聖駕巡幸承天節蒙

敕諭

命臣居守

京師輔贊



儲政謹欽遵於凡合行事宜與內外居守重  
臣計議舉行無敢曠廢又臣每恭詣

左順門候問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起居該太監鮑忠麥福傳報

皇太子殿下自

建儲之後神觀日異岐嶷非常

裕王

公主亦俱康吉

景王殿下日來微有不安日進藥餌漸覺平

復臣無任慶忭無任慶忭其內外居守官

皆仰體

聖心無敢怠肆

宮禁都城帖然寧謐都察院刑部緊關重犯

臣累次傳

諭周鼎雍宋景各關防門戶牢獄提牢官各



用心提督禁錮萬無他虞至如各門守衛  
巡邏官軍各地方防守將士皆日夜嚴肅  
警備雖鼠竊狗偷之盜無從竊發自非  
皇上計慮周悉曷以致此為此謹具密本慎差  
錦衣衛舍人韓效今齎

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經字一號 凡號數上俱用

欽賜經幃首選銀印記鈐半印 二號三月初

七日三號三月十七日兩次密疏俱與此  
疏約略相同



奏 欽奉

勅諭密疏

輔臣臣顧鼎臣謹

奏日來臣於

左順門見內留守官太監鮑忠恭問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俱各平安



宮闈上下清肅

京城內外暨關隘邊徼各防守無虞府部以下大小衙門各官亦皆知敬慎職務漸次修舉惟是東直門坐門官南寧伯毛良宣武門坐門官豐城侯李熙盤詰各一宗推問未明恐後所司黨護蒙蔽真的情弊不得上徹

聖覽謹具密本并揭帖二件隨本進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經字四號

附揭帖一箇

計開

一東直門南寧伯毛良盤詰住伊名等男子三名一名將帶元寶三錠碎銀一大包二名各帶腰刀撤袋弓箭俱騎坐馬匹疑是姦人發巡



履文康公疏章 卷之二  
城御史處審問語言支吾不肯吐  
露該巡點九門給事中謝廷淮等  
具啓請

令旨送鎮撫司鞫問尚未明白

一宣武門豐城侯李熙盤詰住千戶  
一員李鎮夜不收一名潘廣各騎  
馬匹一人背負黃布包袱口稱奏  
報緊急聲息因見二人慌張當捉  
住搜出黃布包袱內止有火牌一

面批文一紙私書五封係叅將周  
鏗等寄與郎中岳倫等書並無實  
封

奏題啟本該巡點九門給事中謝廷淮等具  
啟請

令旨送法司究問

外抄各犯私書揭帖一箇



欽奉

敕諭密疏

輔臣臣顧鼎臣謹

奏臣同內畱守官太監鮑忠催視

內官工程恭聞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俱各岐嶷康吉且



履文康公疏草八卷之二  
三十一  
禁掖都城邊徼亦皆清宴寧謐此非仰賴我  
皇上

聖德廣運

天威赫臨曷以致之

大峪山內外管工大小官員遵奉

敕諭夙夜靡寧畱守使衛錚陳鏞及臣念惟畱

務重大俱不敢遠去議令兵部尚書張瓚

親往催督臣間差辦官看視今

玄宮內工程已及六分之上計五月初旬可完

又

景陽宮工程已及八分上下惟城垣軍夫人

匠暫那

大峪山去訖歇工半月有餘今復議雇募人匠

另撥軍夫脩理然爲日尚久未可預計也

爲此謹具密本慎差舍人王雄齋

命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履文身公疏草八卷之二  
經字五號

謹按爾時被

命居守者四臣而 府君節奉

特諭寄托專重其計處畱守事宜疏內一款本  
御批云大槩具疏禁中消息密疏聞奏故有密  
疏如右至於四臣共奉

行在

敕諭者則云

敕北京畱守使等官宣城伯錚遂安伯鏞輔臣

鼎臣尚書瓚四臣共疏者則疏尾詳署太  
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臣衛錚少保兼太  
子太傅遂安伯臣陳鏞少保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叅贊  
機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瓚諸文歷  
歷可據未見有武定侯郭勛官名也而練  
川識餘錄一則妄云聞勛與大學士顧某  
居守獨勛不受中外饋遺此語何所自可  
謂無稽之甚者矣



欽奉

聖諭疏

奏為

同留守使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謹

欽奉事嘉靖十八年四月初九日申刻該錦衣

衛舍人劉珍齋捧

聖諭

御製詩歌賦共一封到臣謹叩頭祇領啓封莊

誦數過仰惟



皇上

聖孝肫切

淵衷神明諦視

山陵卓然已定大事

聖子

神孫億萬世無疆之慶基於此矣臣竊自忖慰

未敢宣洩至若

聖情悲喜露於述作

格律高古

思致真切直追古典謨雅頌之作信非漢唐

以下秉德好文之主能窺測其萬一也臣

愚無任贊歎復蒙

聖諭謹欽遵令中書官查錄

御製并

閣中擬撰各項文書計揭帖十六本謹

進呈

聖覽查無

兩宮徽號



詔閣臣擬一道

宗廟成

敕一道時言原擬

青詞醮意對聯各一宗臣言作

几筵用歌偈一宗奉擬

寶璽文一帖該中書官隨帶

行在備用或二輔臣收藏家筭續當查檢別錄

上進謹具本差錦衣衛舍人周紘齋

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同單守使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

原奉

聖諭云卿輔臣故先示之且勿他示故疏中有

未敢宣洩語







此大内法宮即鈞天

帝居三光照臨萬靈拱衛何者妖物敢干其間  
皇四子變蒸之候出疹生驚乃嬰孩常有之  
疾謂為妖所侵犯致然萬無是理若夫保  
護之道宣節之方醫療之法是則侍御左  
右所當加之意者也近如

貴妃閻氏薨逝

皇上特加憫悼優崇典禮况其生前蒙被厚恩  
沒當結草為報豈有作崇之禮即其精爽

未泯假托生人請乞

玄澤

皇上一為修崇薦拔以慰之宜矣此後恐有乘  
機憑籍而妄言者不可不察也仰惟

皇上

天德純全

威顏肅穆常存虛靈湛一之心以御清明剛大  
皇土之氣造化在手喜則和風甘雨怒則疾風  
迅雷妖何由生萬一有恍惚疑似之事伏



望

皇上以理察之以義裁之以神明之德照之則

妖物怪自然消滅臣前疏所謂體乾之

剛執道之樞一正足以勝百邪此之謂也

昨日又該臣言傳示

聖明傳示山行暫止待秋日往詣但須云云大

哉

王言是真猶太陽一照而幽巖之邪羣情之疑

渙然矣臣愚無任欣忭鼓舞之至

處撫臣振鹽法靖

畿輔疏

臣愚竊照

南畿爲

祖宗興王之地而輔翊諸府寔以拱衛

神京奠安區宇每歲所出財賦供億甲於天

下若蘇松常鎮南接浙之嘉湖杭其地皆

瀕江負海襟帶湖澤形勢險阻便於嘯聚

兼之稅額繁重風俗浮華是以民易貧而



盜易起元季竊據之禍可鑒也我

祖宗列聖重為根本之慮軍國之計特設總督

糧儲都御史一員兼巡撫應天等府責任

至重且大

先朝簡用名德久任責成是以百司承式四民

安業

畿輔戢寧粵自正德以來任巡撫者陞遷泰

速去來不常體勢漸輕人無固志重以統

轄地方廣遠巡歷難於周徧住劄恒於

京城地位尤為遼絕坐致紀綱解弛人情玩

肆官吏貪暴豪強兼併里書作弊欺隱田

糧靠損貧民逃亡轉徙以致江海湖澤之

間州縣城郭之外鹽徒強盜晝夜公行殺

人劫財全無忌憚此其漸不可長也臣聞

地方有輕重事體有緩急若施為幹濟不

通時變不中機宜求以扶偏救弊不可得

也方今財賦淵藪田糧蠹弊鹽盜窠巢皆

在蘇松嘉湖之間而應天徽池諸府不預



焉揆之事體莫若令巡撫都御史將帶家  
口於松江府城公署住劄每歲出巡南至  
嘉湖杭北至蘇常鎮周徧二次或三次其  
應天諸府每歲一次偏州下縣必須親歷  
周爰咨諏幽枉畢達軍民利病即時興革  
田糧積弊悉力剷除庶乎貪暴官吏姦猾  
胥史豪強姦宄不敢恣肆善良獲安鹽盜  
可息矣若鼠輩稔惡不悛許動調官兵民  
壯相機撲滅以靖地方如此則紀綱振舉

而可以潛消未形之變矣伏乞

申勅吏部遵照往年巡撫久任

明旨遇有員缺慎選忠賢奏請

簡用果能體

國奉

公安民弭盜積有年勞者遞陞相應職事仍

守舊任不速於轉調不輕於動搖則人思

自奮而不爲因循苟且之圖政可兼舉而

可以責旬宣保釐之效矣及照鹽法一事



籍以充足邊儲今

祖宗之制大壞公家之利寢微祗以資逋逃之  
藪克頑之徒乘時射利撓法干紀今江洋  
海洋淮徐之間千百成羣橫行水陸持利  
刃挾弓弩舉放火銃擾害地方莫敢誰何  
軍衛有司巡捕人員非惟不能禁遏抑且  
納賄交通若非修復鹽法以清其源申嚴  
厲禁以塞其流誠有滋蔓之禍不可勝言  
者矣已上二事臣皆目擊利害躬負杞人  
之憂乃敢陳其迂愚之見干瀆

天聽如蒙

特勅吏戶兵三部擬議

奏請施行尤望

陛下於此

國家大計

留神遠覽斷自

宸衷稽功程覈名實政在所必舉法在所必行  
毋徒令有司移空文應故事縱惡養亂以



遺

聖子

神孫後日之艱畿輔軍民不勝幸甚

祈

大鑒以暴愚衷疏

臣惟

望國家建學校設科目懸爵祿以網羅人才使

皆有所賴藉不致於流落不偶窮困無聊

盖有深意存乎其間非苟然也 臣本庸陋

望聖子不才但賦性惻隱見人有顛連困苦者輒

欲調濟之見物有瀕於危亡者輒起而拯

救之此心因事而發遂忘其固陋不顧利



害蓋徒知勇於爲善而不知無所取財適足以陷其身於人心不測之機阱也若非聖明洞燭幽微則臣死無容身之地矣前日吏部左侍郎張潮啟覆生員任爵等奏疏乃先奉

聖旨下吏部者非無因起事以爲罔

上之私圖也

臣

於舊年冬月已聞前項候選生

大員有疾病不能給醫藥而死者有凍餓不能謀衣食而死者有餽粥缺乏賣其親子

者有靴襪穿破墮其足指者其他窘迫之狀難以殫述臣徒有哀憐隱惻之心而力寡人衆莫能遍濟一見吏部啟本此心遂不可遏且伏讀

聖旨明謂

皇祖建官定額繁簡得中其後增添數多不無

冗費乃令所司議革臣有以仰知

聖意非爲額內定員也教官每月所食俸米與廩膳生員三名等爾非如有司衙門官冗



則費多也况浙江江西等大省各學生員  
多至數百乃議裁革雲南等五小省人才  
數少經今十年額設如故又革過地方近  
年選補已一百餘員臣愚竊意此例已不  
行久矣展轉思念口與心謀謂方今  
堯舜御極當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此輩雖  
微皆

朝廷作養之士可使啼號宛轉於  
輦轂之下而不爲之所哉唐臣杜甫有云兩

露之所濡其苦齊結實言造化之生物無  
間於美惡也我

皇上閔育之仁雖閭閻田野匹夫匹婦咸欲生  
息而安全之豈獨遺此輩乎臣一時愚昧  
妄擬票啟行臣當萬死夫復何言臣又按  
史載秦西巴者其君獵得麇命西巴載以  
歸麇之母隨而號西巴弗忍放麇其君初  
怒而逐之居三月召西巴傳其子曰夫不  
忍於麇豈忍於吾子乎臣雖不逮古人然



今日罪狀所由寔亦不忍之心因事感發  
不能自己耳伏望

皇上曲垂矜察寬假斧鉞俾圖自新臣舉家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

崇攝養以保

聖躬疏

臣愚伏覩

皇上軫念萬方於舊歲新正露陞深更禱雪告  
天憂勞泰甚又聞祗迎

聖母宮門久立爲風寒所侵以致咳涕移日茲  
者必已漸臻康復矣臣仰荷

聖恩至深至厚切自私憂過計偶有見於攝養  
之方不能自己謹昧死爲



皇極經世一 卷之二  
皇上陳之臣聞衛乎外所以養其內一乎內所以攝其外外交修則神完氣充而諸病不作臣愚切念冬春之月

宮禁之中必且戶牖周密幃幔重復炭火熾盛此將護之宜也但人身久處煖室未免腠理開通若頓然出外則風寒易入伏願自後

駕起深宮必少駐二室伺腠理翕密然後徐出戶庭則雖有風寒不能侵矣雖然鉅織庶

類咸賴太陽之氣以生風木之氣以長故凡物不見風日則質柔脆惟是八風不應時令如斗柄建寅風自申來斗柄建卯風自酉來凡若此類醫經謂之賊風最能傷人害物臣愚尤願

皇上歲時旦暮細察而謹避之若天道晴和之辰任意所適或行坐庭除或遊衍苑囿以就化日當和風不惟肌體堅固而神情亦自融暢矣此所以衛乎外以養其內也人



心為神明之舍五臟四肢百骸之主在五  
行屬火醫家謂之為君火君火一動則諸  
經之火翕然隨之故內經云天明則日月  
不明邪害空竅以喻心君失職思慮煩擾  
則五臟四肢百骸皆為之解弛風寒外邪  
得以乘之臣愚竊念

皇上日親萬機憂思民物不無有戾于內經之  
旨伏願

愛養心神

節省思慮淵潛而靜處物來而順應則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而外邪無自入矣此所以一  
乎內以攝其外也內外交修各得其理由  
是

聖體康寧百福攸同

萬壽無疆永作

皇極之主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雖愚陋豈不知  
皇上修養節宣之道無所不至矧



上天相祐誠宜之豈無德下宗百靈拱護豈有他虞但區區寸赤之忠冀亦  
 皇赫少有禪補於萬分之一爾伏乞  
 俯賜采納愚臣不勝願望欣蹈之至

其

乎內以備其後也  
然百  
願亦思

重使命以崇

典禮疏

臣竊惟我

朝每年

冊封

宗藩

特遣文武大臣并近侍衙門等官以充正副使

無非所以明

親親重典禮也夫春秋之法王臣雖微列於



諸侯之上今

宗室亦諸侯也以

天子左右之臣使於諸侯正宜恪守禮法動遵  
矩度使

藩國知所敬慕愜服無敢訾議虎豹在山藜  
藿不採

國有賢臣

朝廷益尊理勢然也

臣

切見近年以來五府

大臣充正使及各衙門官員充副使者多

有營求差遣不畏名義惟因貨賄沿途軍

衛有司驛遞衙門被其陵虐誅求無所不

至有因衛所官供應不前手持佩刀刺傷

其背者有索要餽送夫銀捱延五六日不

肯行程者有於擡扛拽船人夫每名科錢

幾文不與輒加箠楚冤號載道者及到

王府妄意貪圖爭多兢寡贈遺之數不滿其

望輒肆怒詈說我幹這差使用了無數今

往來盤纏尚且不穀以至頓足垂涕者似



此之類難以枚數其越禮犯法辱君命損

國體莫有甚焉夫號稱文武貴近而嗜利無耻一至於此推類之盡萬一有以重利啖之者寧係無交通撥置意外之事乎尚望其爲

國干城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况今各處災傷徵歛之餘軍民困苦日甚一日水陸驛遞使傳旁午應付繁難如蒙

俯納乞

勅禮部議擬合無今後但遇前項差遣行令五府限定每府推舉平昔持身廉謹識達大體者一員以充正使不許似前將有事差占及積年營謀貪濫之徒一槩混報數有不敷於文職各衙門堂上官內差補其各王衙門應充副使官員尤要將出身科目素行端謹者明白開報禮部查訪的確通行

疏名



上請點差前去如有仍前於沿途需索擾害及  
接受

王府貨賄者聽各該巡撫巡按官指實叅  
奏以憑究治如此則庶乎奉

命出使之臣人知自重而於

國家親禮

宗藩之典憂傷軍民之意皆不無小補矣

陳愚見以保

聖躬疏

臣惟人心爲一身之主脾又爲臟腑百骸  
之本心屬火脾屬土火照萬物土生萬物  
心脾二臟人身之所由盛衰也醫書曰憂  
愁思慮則傷心飲食勞倦則傷脾洪範注  
疏又曰思通土也故思亦能傷脾內經以  
心爲君火心宜清靜清靜則臟腑順治范  
浚心箴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是也况心



又爲脾之母母傷則子亦傷脾旣受傷則不能運化水穀以滋榮一身食飲減少精神不充不耐勞役而生道漸微矣昔諸葛孔明以嚴治蜀食少事繁以起敵國之慶幸此古今之大戒也是以善攝生者莫要於養心養心之道在清靜至於看書作文二者傷損尤甚看書則心之神棲於目作文則心之神役於辭其所宜洩者皆心之聲也人之一心豈可以他念擾之何謂清

淨不過於憂愁思慮省之而已心火不動脾土不傷飲食滋養生意循環臟腑調和精華充實而壽年可保矣

陛下總攬萬幾焦勞天下大小庶務必經睿思猶且博覽羣籍

親製辭命賦頌動數百言雖

天縱聖神百靈祐護萬無可慮然自愚臣言之終非所以保養

聖躬之良規也伏望



皇上委任忠賢更令所司各舉其職

陛下垂拱而仰其成則

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上下之體得矣至於經

義則委諸

講讀之臣講說既明從容

賜問

辭命則以屬代言之官具藁進呈

御覽有未安者

宸翰改定然後施行至或觀物感興

聖心有得賦四言或五言一二章以垂典訓庶

於

聖躬不為少勞而億萬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若

窮目力勞心神如儒生之為則豈臣愚寸

忠所望於

陛下者哉伏惟

留神采納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感激

聖恩力疾以陳餘忠疏

臣猥以草茅叨登甲第發身翰苑厠迹春

坊粵自

皇上登極之初臣復濫與

講筵誤塵

皇侍從嘉靖十七年八月間復蒙

皇上簡任以臣微才猶有可用特令入

內閣辦事臣蒙受



聖恩天高地厚茂以加矣臣常自懼樗櫟庸才

不足以仰副我

皇上委任至意至嘉靖十八年二月間伏遇

親

南巡江漢復蒙

聖諭命臣保輔

皇儲居守

京甸臣夙夜戰兢黽勉供職恭俟

皇上廻鑾此皆臣子職分之當然無足言者臣

才微任重福過災生不意于今年五月間  
得患痰邪嘔逆氣血衰頹不能趨走供事

重蒙

御劄垂問及

遣醫

賜膳禮意頻仍臣卧病床褥惟叩首涕泣感激

天恩而已臣亦欲少俟病痊勉圖補報於萬分

之一此臣之至願也柰何年齒向衰病轉



增劇飲食日減醫藥罔効臣自料餘生必不能復覩

天顏盡忠畢力恐一旦溘先朝露遺恨無窮犬馬私情不能自已故敢冒昧披瀝悃誠以全大臣始終之義伏願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懷

考

妣怙恃之恩願養

聖躬茂登

萬壽親賢圖治加意元元以貽

聖子

神孫無疆之業以慰天下臣民仰戴之心臣雖

旦夕隕滅亦瞑目無憾矣臣不勝力疾懇

願之至

府君卧病呼子孫語之曰吾受

皇上厚恩畢力報稱今殆不可起矣吾志未及為者爾筆記之因命書五事一復鹽法以



備邊計一興兩京山東河南水利開稻田  
 以省漕運一經理宣府大同薊州遼東山  
 西邊備以保障 京師一復河套經理甘  
 肅以保全陝一經理松潘以保全蜀

聖子

萬壽

聖限

築造城垣保安地方疏

代工部題覆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  
 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歐陽鐸

題云云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陳蕙

題前因通抄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直隸

蘇州府所屬一州七縣實東南財賦淵藪



每歲供億糙白糧米金花銀絹布及課辦料解等項通計三百八十餘萬府州縣倉庫收貯轉輸錢糧動以百十萬計但地方東臨大海西濱震澤北並大江南通湖泖鹽徒海盜時常竊發勢甚猖獗不無覬覦窺伺而崑山一縣尤爲屏蔽要地舊有城垣頽廢已久近年以來節被鹽盜燒劫居民驚懼雖經節議修築切緣前此官司任事不力以致因循歲月迄無成功今該撫

按官勘估議處思欲保障地方以爲公私經久之計會題前來又稱人民樂於聽從趨事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巡撫右副都御史歐陽鐸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監察御史陳蕙各照原議事理將該用銀兩於該縣丁田內查數均派倘再不敷仍行該府陸續處給買辦物料雇集丁夫選委賢能官員專一管理務使費少功多一勞永逸勿得遷延糜費



貽累地方責有所歸中間未盡事宜仍聽  
撫按官臨時計處工完之日各令造冊奏  
繳青冊送部查考其他州縣城垣相應修  
築亦聽議擬斟酌緩急次第舉行緣係築  
造城垣保安地方及

聖旨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築城之議 府君力倡之城成旋有倭警

而崑邑獨全今有

勅建崇功祠專祀者實以築城故

跋

先大父太保文康府君自爲諸生時卽有游  
馬鞍山記及和高太史倦尋芳等作自官諭  
德時卽有論東南錢糧積弊等疏生平著述  
建明之富可知已旣薨於 京邸先伯父亦  
相繼卽世遺編在篋什襲未啓先君子暨先  
從兄與羣從輩每發函捧玩共謀棗梨嘗屬  
文休承先生手裁略有緒顧篇帙先已放失  
二三則相與蒐諸遠近圖見大全復遲迴者



顧文康公疏草八疏  
久之冉冉至今距大父捐館之時已八十餘  
年於此矣不肖兄弟追惟先君子闡揚之思  
屢形唵咏手澤儼然後死者敢辭厥責不肖  
爰受命於兄敬檢疏草殫力讎校先授梓人  
中多掛漏之歎然其大端具是矣其詩文諸  
稿方次第排纂聚族而終之俟有全刻尚圖  
質之當世

鉅公微華袞之重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不肖孫謙服百拜謹跋

曾孫咸正

咸建

咸受同校梓



<p>首層</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